



大溪地舞蹈和海洋的關係

タヒチの舞踊と海の関係

Relationship between Tahitian Dance and Ocean

文·圖 | Kumu Walis 姑牧瓦歷斯 (Te Natira'a舞團團長)



筆者與眾舞者們合影。



近拍大溪地舞蹈常用的扶桑花頭飾。



學員們專注練舞的模樣。

波里尼西亞

的航海文化聞名於世界，許多人都很驚訝波里尼西亞人究竟是如何航行到千里外的島嶼去定居，甚至打仗來開拓疆土。記得2016年在大溪地進修的時候，我踏上了大溪地獨木舟「Faifaite」，從茉莉島 (Mo'orea) 到大溪地島 (Tahiti) 搭乘獨木舟總共花費了8小時，話說搭乘輪船從茉莉島到大溪地島也不過才30分鐘而已。而乘坐獨木

舟除了花費很多時間外，還會因為海流以及風向變化而改變方向航行。有時感覺目的地就快要到了，但下一秒我們又被風或是被海流帶離到更偏遠的地方。航行中並沒有使用任何電子器材，航員看著星星、觀察海流把我們平安的送到大溪地島。對我來說，那是非常刺激且讓人恐懼的旅程，但是，我相信大溪地人擁有海洋豐富的知識，大溪地的獨木舟的確是可以航行到千里外的島。

海洋連結彼此

「不是海洋阻隔我們，它連結了我們。」這是去年我跟先生還有他的拍刺老師宋海華先生赴夏威夷參加南島傳統拍刺展時，那些來自於不同島嶼的拍刺師常常掛在嘴邊說的話。

生長在南投山上的賽德克族，我很難想像海洋是條路。但看到波里尼西亞金三角內的島嶼原住民，他們雖分屬不同國家，但他們卻流傳相似的傳說故事。他們甚至有一樣

的神。他們的圖騰、編織、語言、房屋的製造方式、獨木舟製作的方式都非常的相似。所以，島嶼間的資訊與知識是由海洋這條路所傳遞的。

大溪地人的傳統食物大多來自於海洋。除了捕魚之外，大溪地人還搭配植物編織與貝殼製作首飾配件，也因為法屬波里尼西亞特殊的珊瑚礁海域讓大溪地生產許多黑珍珠。在舞蹈裡，黑珍珠的母貝殼是給舞團的Ra'atira (領導者) 服裝的飾品。

大溪地舞蹈與神話故事

大溪地人相信海洋可以淨化身心，所以在舞蹈比賽前，有些舞團會相約至海邊淨化心靈，然後團長再說一段Orero (祈禱文) 以祈求舞團演出順利。

大溪地舞蹈會表現大溪地的神話故事，大溪地第一位神叫做Ta'aroa，也就是開創天地的那一位神。同樣祂也是海洋的神。人們會作詞譜曲，然後編制舞蹈來頌揚祂的故事。Ta'aroa祂下凡到社會群島的其中一個島叫Raiatea，祂教導人們建造Marae (祭祀的地方)，Marae除了在宗教上的地位很重要外，它也是政治中心，波里尼西亞島嶼的首領會

聚集在這裡討論戰略或是互相交流。

用舞蹈展現海洋

當舞者們在表現關於海洋的傳說故事時，我們會使用藍色或白色的布料，再搭配上海裡常見的貝殼、珍珠、珊瑚礁等等的生物來裝飾我們的舞衣。

動作部分，我們會使用手指頭、手掌，還有手腕上下擺動來展現海浪。當然詮釋海浪的動作不只一種，我們學過至少有五種的方式來詮釋海浪或是海洋。

大溪地人從海洋學習到航海知識，也從海洋取得食物。但海洋深不可測，它也是神的家，一旦觸碰到底線，海洋則會反撲。有首歌曲叫做「Toa Marama」，它的故事是這樣：有兩位漁夫

下海捕魚，不小心吵到沈睡的海神Ruahatu。海神一怒之下，召喚祂的軍隊，控制海水把漁夫的家鄉淹沒，人們驚慌失措地逃到山上。為了安撫海神Ruahatu，他們決定派出美麗的女子Airaro色誘並說服海神放過她的子民。由這故事可知，大溪地人對於海洋的力量是敬畏的。

從舞蹈認識海洋

海洋是連結世界的道路，它也孕育了海洋生物與人類。當它憤怒時，人類也對它十分的畏懼。但同時也崇拜它的美麗，會以音樂、歌曲還有舞蹈傳揚它的美麗。

海洋與大溪地人密不可分，從大溪地的舞曲裡面，我看到人與自然美麗的相處。我也從大溪地舞蹈裡認識海洋。◆

作者簡介



Kumu Walis 姑牧瓦歷斯

賽德克族德克達雅群，南投縣仁愛鄉眉溪部落人，1986年生。夏威夷大學人類學系畢業，在學期間接觸到南島波里尼西亞舞蹈，包括大溪地草裙舞與夏威夷Hula舞。2007年加入夏威夷大溪地舞蹈團體Te Vai Ura Nui，2009年在台推廣大溪舞，創立「南島大溪地藝術工作室」。目前工作室在台北、新竹、南投埔里、宜蘭羅東、桃園、台南與台東駐點推廣舞蹈。2015年至今與夥伴創立Heiva I Taiwan 台灣大溪地舞蹈大賽，吸引日本、韓國、澳洲、香港等地舞者來台參加。